

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鑄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第序曰父以直道見擢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己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數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兩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第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入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第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諡曰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為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

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僱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園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桡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詆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無事止

胡交脩

慕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允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即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陞凌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

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敵。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僞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實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還。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與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闕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廢。后又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論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遜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

頃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  
事定還遷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  
屢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庸敏  
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庸  
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特贈太中大夫子  
仲英仲傑仲循

劉珪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  
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還還報表豈逆  
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  
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  
疑焉願有以慰寒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  
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珪  
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  
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劍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  
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二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  
西隅還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珪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  
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遺章見素就冊之宣授傳國璽羣臣上  
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  
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  
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效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從太平也  
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所又徹而新  
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  
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  
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撥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  
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之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  
之守稱為外任監當此臣下誣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

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  
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  
者多是為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  
兵扣關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  
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  
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珪書行珪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重賞大  
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為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  
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安扶又持不可珪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  
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  
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珪持兩端為綱遊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  
炎元年復召為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  
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為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為  
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珪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  
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  
潛原除戶部尚書珪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愨諭旨珪論如初詔潛原  
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  
者以為營造濫廣以降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  
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  
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珪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  
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珪持  
益堅忠厚尋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南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  
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無一可時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  
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珪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  
為吏部侍郎以久病詔求言珪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  
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  
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置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

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南，旬，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縣官，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己，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為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為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為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問曰：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池，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眾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

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斬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贖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入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僑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劫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神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柩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遵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海等，晦因得還，真為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阜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阜，阜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

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  
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  
守隘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難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  
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  
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  
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  
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  
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為世忠  
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  
晟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為邊患晦選老  
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檣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  
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  
行在除知衡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  
尤其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  
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為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昉薦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  
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  
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  
是我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秘書省校  
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  
曰是直為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  
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  
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類網未振民困財竭故  
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  
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  
所失者小人心之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吏並緣為奸

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  
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  
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  
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  
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劉晏法瀕江置司  
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  
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絲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徽李棣  
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  
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為秘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  
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  
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  
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任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  
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

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  
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  
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  
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  
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數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  
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  
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道  
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誥  
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  
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為帝歡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  
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聖五十卷子繕整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

麥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傳劉正彥之學，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輪忠贊謀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彙十卷。

胡交修字已楸，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甌有麥飯，床有故絮，雖饑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俘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

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羣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羣與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爲交修所譏，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結，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鐵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豐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諤，也。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各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徵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送交脩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九服。八年夏，以

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待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將皆在禁林中與以後學士三人者自交脩始交脩夏次為書號曰世絲綸集以後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脩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恭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書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徽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莫喪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擊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

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更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謀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怛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魯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今如祖宗典故進兼侍讀兼史館脩撰時有旨重脩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脩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脩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脩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專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脩纂崇禮取而專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為崖岸

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劉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脩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敘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脩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胃 陳公輔 張巖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爲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實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重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真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此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導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權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逼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

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爲簡嚴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循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亦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職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脩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在有司爲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撫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待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脩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爲一衛合取萬人分爲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論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

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而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輳，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躡建康，復為戶部尚書。誼奏：屯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諡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千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駟、駒、驪、驥、駟、馳、駟。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戡戍兵，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

邑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數曰：援古證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強兵惠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寔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寔名各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寔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寔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眾，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斂取百端，復為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為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為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難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讐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相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

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警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不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損其賦租，必將接踵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蓄爲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銳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椒爲管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會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待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辭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駝車及頓遞，宴設，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寓居干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第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壁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爲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請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

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尙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尙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尙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尙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聲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運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計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尙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覺，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覺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覺薦，覺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覺嚴

毅犖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覺深語，覺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欲空閣計，覺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覺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陷建州，遣葉徹擁眾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覺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眾敗走。覺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覺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眾聲言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來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暮僚不能計其直，覺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祕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遠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徵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徵宗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選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時相有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以與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

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輒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褫職，已大拂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為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在上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為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為韓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盪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子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敞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為任使，庶幾外間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趙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居閑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

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與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活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爲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遺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官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閤門官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拯父母。并持章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爲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進。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待使。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待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益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粟賑。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脩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譚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參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爲事。民俗爲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諡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展，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章寶妃閣牋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鬪，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戕奉使王雲，隨王軍入州，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聞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幸維揚，公裔丐去，潛善以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祐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僚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脩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己而求于帝，銜之。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即復提舉祐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為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黃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曾胃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諫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巖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為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效，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盡，為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為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  
 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  
 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  
 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  
 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熾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  
 者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誑蓋有所指也  
 時遷温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駭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  
 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  
 為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  
 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  
 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  
 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鞠之鑄引飛至庭  
 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  
 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  
 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  
 子雲斬於市檜鑄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鑿  
 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金書樞密院事為報謝  
 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  
 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

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  
 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  
 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  
 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己未以後徧歷臺諫  
 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  
 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  
 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  
 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  
 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諡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諡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  
 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參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  
 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與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  
 以為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  
 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  
 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  
 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  
 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  
 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為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  
 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  
 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  
 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為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  
 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  
 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閤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閤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  
 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  
 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  
 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睚恐錡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

與世忠不肯急接。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曠。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干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相遠。漳州比興化。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拓泉。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攫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曠夏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為冊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論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鏡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為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臬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脩實錄。同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乃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為己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尚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謫居筠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脩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祕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為祕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二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為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諂己。訴于檜。詠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閔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九成之唱。異惑眾。為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闕薦之。以語愿。愿又嘆文會攻闕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移謫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規檜意稍厭。即數其害。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擗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徵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罔上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斬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准寧府司儀曹事。改尙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糧。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爲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脩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者。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勅。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瑄所害。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裹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請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關入見。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諡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宜論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卽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沅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澀。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鼎鼎相制。如淵言。陛下旣罷鼎。則用人才須變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过差。陛

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為，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為陛下疎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嘗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秦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以為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蓋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又言：「孟庚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為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庚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庚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庚知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洶洶，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相商議乎？」對曰：「有。」遂赴都堂，與宰相議取書事，宰相皆以為然。帝親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還，雖曰議論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偽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遇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

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為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願罪之。臣再三為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璪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入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警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伯，僕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領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眾不悅。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為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公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公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後斷江路，棄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為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道於廬山，張宗元構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洵洵生異語，弼謂諸將曰：

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鬧，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諗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州，地過桃源遠矣。俊至，則斬以徇。遷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岩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賈，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糧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高以中司鞠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奉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斂，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其冤，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草窺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以不明。近世

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東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待御史不並置，乃更待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顛、頤、頤，頤皆有文。頤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練。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異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倅誠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嘗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卽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軍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

浙西刑獄，尋召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盍自為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為心，聖孝愈光矣。帝數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焯在獄供涉，鑄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焯將上書責李光侑，秦檜議和，時振為侍御史，焯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焯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焯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倬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焯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焯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數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培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為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培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懼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勅，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相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數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為蜀守，威行，思卒，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色者，迄為名臣。振居湖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饜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遠

范如圭字伯遠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惇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眾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警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論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遺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優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空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復得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曰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為丘井做古助法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

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撥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傲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樸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咸章者朱勳黨也嘗市婢有武臣疆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鞠之郡將曰知有威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名名賤官卑為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疆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闢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

以息瘡癘。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秘書少監。同脩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數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不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遣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執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執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

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與百七十二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二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鶉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鶉色者。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令憲。太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憲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為承宣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為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疆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奉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為非是。乞速如所請。除自有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

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

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儵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焚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已。絳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二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揚時三卷義辨亦列秘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准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臺髮。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與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子。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藏指揮。

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己。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尙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爲自治自彊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謫牀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紅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策國便取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尙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閣。既退

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修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奏，引朱勝非奉京祠

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

合黨締交，相與比周，榮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感，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書上檜，併劾檜黨王暉、王昉、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由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路，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

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

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隱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為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

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摺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承福薄幸，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妻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畫別救，遇風逆水，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奏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

任益，欲劬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食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離不粘罕爭功，故幹離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親，皆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母問有無，第正

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

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

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  
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燮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  
戎行。帝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  
數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  
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劾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  
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  
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報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  
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  
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與衰  
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今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  
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翔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有輕我心。  
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  
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  
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  
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  
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  
檜以為譏己。遂與祖魏安行。侵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  
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  
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  
兵曹掾。兼治石嶺。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  
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

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

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議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搗

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徵文沮之。闡弗辨。求嶽祠歸。歷鄂台二

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

歸闡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

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過糧。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

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特功。遷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

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

言。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奏檜每薦臺諫。必先論以己意。嘗謂闡

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

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躬躬覽萬機。起闡提舉

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官僚。謂

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

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

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

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

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

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

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

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

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讀。入謝。言諸將以

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濡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

金主亮死。葛王襲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

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

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

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

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實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為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再三嘉獎。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教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賈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論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建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選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迺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

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與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益。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躡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庚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庚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椿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疆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躡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管徙蜀。家於資州。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尙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卽罷知舉王曠。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囊。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旣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廣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卽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目逵。卽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爲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辰。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熒。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闕安中。始逵未出貢闈。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逵書讀。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逵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鄒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顛權。深抑蜀士。故帝

語及之。逵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杖淚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譎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張聞傳靈壁縣〇一本作靈壁虹縣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秘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秘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樓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用者，往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向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關，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社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鄙瓊之變。七年，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幸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

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暮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尋權吏部尚書，徵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為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關，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鄙瓊雖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與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觀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為彼所給，方且執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若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為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為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

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為。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特以為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論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諉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疆。以俟天時。何為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燕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燕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燕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為直院。燕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苑如主請遣使朝入陵。遂命判大宗正士儂與燕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燕與士儂道武昌。出蔡頰。河南百姓懼迎來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許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燕等入柏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陛下聖孝。天子豈勝痛憤。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

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覺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燕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燕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燕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與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燕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燕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燕。燕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俾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燕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與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燕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殺其事。燕乞祠。以李璆代之。燕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燕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陵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悉為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燕移大理斥其守。居二年。進瑞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

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熹方今大計，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熹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熹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熹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瀟敵情。熹密奏早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書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醅賣其餘，頗侵大農。熹因對言：甲庫葺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醅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熹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熹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成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挺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熹外和內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歎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爲秘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從居見迫，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

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恬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選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卽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職瑞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十卷，諡簡肅。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雅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恥。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將珣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

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實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權禮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忘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仕視久之為應天少尹庭無留訟聞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去幾亦罷逾月

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駭科起柳之宜章郴桂皆傾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護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聞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徵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眾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權禮部侍郎兄林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入以為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閱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闕淮甸此正賢智馳騁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請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為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清幾三仕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達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數文閣待制而達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

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除直秘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卽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穎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言太祖德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諺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尙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卽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

開職。引年請還政。僅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瀆。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瀆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屬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瀆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瀆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閣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瀆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瀆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劉玘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瀆愧謝。時帝駐蹕建炎。欲亟還臨安。瀆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錡。帝卽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迳。腹刻賞格。迳亦奏玠苛費。帝以問瀆。瀆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迳他路可爾。帝然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瀆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瀆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瀆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願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煤孽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

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論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官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敘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五也帝數其忠直賜以綉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瀟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劾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壑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城圍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論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文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與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

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廢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動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己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為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覺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二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真苟和奸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嗟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磨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對意二十三年卒朝廷

思其中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尙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承興。走馬承受白鏐特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鏐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尙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旣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崞澗。間以遇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承與帥范致虛亂。兵動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尙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圍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即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尙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澆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會開。同沮和議。廢紕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恆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而已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威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諱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冤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酷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盡白首不渝竊聞讒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為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襄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彊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選中書舍人

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盡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獨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眾糧邊地請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向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檮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學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親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輟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會觀龍大淵怙舊恩竊成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諂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觀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伴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伴虜叛亡是兩事伴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虜數萬本朝未嘗以

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璠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鑪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議仗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觀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環薦和州教授劉顥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即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感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

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示為後戒曾觀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觀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懼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俊卿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觀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崑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敝屋數椽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勒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纒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扞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

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錢浙江亭。後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後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後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書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饑，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鑿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悻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

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其出淮，森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閱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閱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璘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旌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纛，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緇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交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

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真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徵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楳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恆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李玉帛皆聚海陵。且嫉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數款。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為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玠議。經略中原。玠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難。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

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為詔。有曰。棄難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數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寬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海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王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二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為之製跋。陸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黃鵠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中。下備輔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與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遮巴以刷軍中人為言。允文嘗奏論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與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

苦。尤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給敵將姜挺白沂遺御札，募鞏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僧住，竟無成說。時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尤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尤文與陳俊卿議，章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尤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還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尤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尤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尤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尤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臺評去，尤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尤文識熹否，尤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尤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尤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與，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尤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尤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尤文曰：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勳如何？尤文謂勳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尤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呂之劾。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尤文，尤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尤文言

之敏端方，請召歸以聞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尤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勳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尤文克家爭之不從。尤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陸黼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尤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還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還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尤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障者，擁眾數萬在商號間。尤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尤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尤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尤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尤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尤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尤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後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悞兵，韓世忠勇直，密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的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夔敘兩官，次膺劾仲夔奴事朱勳，投拜金匱，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曉違法，佃官田不輪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曉繼其後，何顏見吏民，曉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責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蔽之漸，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茶陵為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煇厚趨和，謬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

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上臺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借權，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閑卿於疆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諸廷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慢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為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吐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食饗，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譁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徵戒於陛下，上數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浚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為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尤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尤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

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泣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眷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虞允文傳趙達○按趙達當是趙達。然達傳無薦允文之事。及考別本。以舍人陸達薦。存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鼎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齊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躡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聞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閩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伯平讞直寬士大夫存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

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邊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人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局鑄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為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襄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宜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巧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

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諡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偉節除直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退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數其遠慮召為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御史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賢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擬論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俘啟慶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巧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

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己憂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威權侍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贈少師諡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派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方俟高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擢官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樽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埃界內不許開故合附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鬪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子祠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兩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威之證殆為金人今荆襄

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覺端，澈言：「天下之勢，疆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饋，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密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裏，以澈爲湖北、江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僅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蕞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搆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爲參知政事，與宰相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卽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爲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侗以忠義結山峇，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裏，既失兩郡，復徂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

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常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爲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檜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敘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錮異己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媠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弒，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卽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即撓權，尹穡論珂與芾，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

立取具。又料蘭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帝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盡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精兵。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帝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帝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帝力辭。有密旨欲令歲大舉。手詔廷臣魏杞罷。帝採衆論。參己見。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帝決之。帝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闕。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帝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為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善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絲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實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與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連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誦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諸末一年餘。

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顥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實。心實恥之。召為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顥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顥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顥云。顥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顥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鞠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錫州。召顥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顥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顥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誰。顥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顥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稅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顥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顥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諡正簡。顥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顥與同邸。謫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顥曰。以獲罪固所願。

切。時相名捕甚急。顥與同邸。謫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顥曰。以獲罪固所願。

也。卽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僅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簿，擢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陸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論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卽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卽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徵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屋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威。乃賜屋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尙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卽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

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鑒。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寶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者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觀云。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葛郊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郊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郊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郊三世掌詞命郊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郊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鞏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趣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吐上特召復令調陳郊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郊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持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疑以說之子除知閣裴夏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郊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郊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質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郊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郊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郊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郊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

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郊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嘉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任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買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日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遣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經躡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上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

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并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還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証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詰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奏。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參議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陸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關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齊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

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棟。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金不辱命。絲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杞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食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秘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二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奏檜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丙降。差除四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租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

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爲起居郎。蔡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知，葵以不附檜落職。主官王隆觀復置秘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勅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秘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涸，雨場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郭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文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迨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弊，龔茂言：春秋醜鼠食牛角免郊，況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

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尙未命，平生學問，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諡，賜諡曰惠簡。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勦散，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尙欲何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數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侂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慮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虚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爲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

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入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彙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知儋知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真盜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檜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職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桓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臥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權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

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槁資往往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了壯以為用從之襄帥李景覃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覃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覃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雖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陵士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燧密籍姓名湮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斬職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數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避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大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兼國子祭酒九年為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閣門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為之燧言債帥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讀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需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承恩陵禮儀使權監修國史日曆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達累官至太常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

辨誦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龍為孽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觀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證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諠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其諠嘗論大淵觀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災感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數文閣賞其救荒之功召對奏瀆池弄兵之盜即南敵負未之民今諸郡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耕藉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奏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

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發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奏論曰淮南旱荒民無飢色卿之力也湖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回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親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單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駭駭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論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買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慚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買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會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買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

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諡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觀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歎息云。

論曰。葛郊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己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劉珙

王蘭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學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韶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繕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為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軍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第為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諸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運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尙衆珙論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書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數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悚然稱善龍大淵曾觀既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觀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廣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稅拜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關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

擊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益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琪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糶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糶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藉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係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素民心以難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貞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報雪鬱恥為恨熹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琪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計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王蘭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鄞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蘭簡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遠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時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畫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督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悚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器器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燠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遷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蘭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

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入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壽闋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錢曹專用資格易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祿老於章布乞自科舉後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責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為之限制遂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為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闔門祇候祖舜言闔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脩撰知新州韓直升秘閣脩撰祖舜言脩撰本以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除濟泰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燾卒贈太傅祖舜言燾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堯于官謹莊定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絲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而歸閱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數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棫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

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爲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獨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委江南諸州有月椿錢無定名數吏。緣爲姦刻。刻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蓋委監司。累月椿爲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園。藜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扶藜鑿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卽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譬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射計。軍儲虛。符離師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爲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論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

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副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後復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爲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僞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鞠仁。和令楊續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道。悅道幸警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使安節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剝庸懦之人。何以激勵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柝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

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

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貴爲市上嘗對大臣

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龍大淵曾觀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觀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觀並除知閣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爲言使人諷之曰若

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卽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

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

卽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

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

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爲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鉉奏謂安

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倉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尙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

部尙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數文閣學士致仕陛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爲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

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俱初筮仕未嘗求薦於人

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爲中司時所薦蓋往謝之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武龔茂良可

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

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諂己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爲普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

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辯遷中書舍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

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聽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御便殿臨道錫金帶

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玠累官闕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

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玠於帳中責之曰大

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殫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

燾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幕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自使頤指內外響應

諸次遣使臣因絕不能自存剛中以爲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諸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廢不堪事則給以

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乎中

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賢彈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爲妖殺蛇賊之孝宗受禪

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圍植竹號竹塢金犯准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尙書直學士院兼

給事中爲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

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建炎間詔階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絲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詠豪放酒家業爲官監利其背具彥穎爭之詠怒戒吏煖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太子兼左論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筭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萎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

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尙書兼侍讀月食淫兩言甲申歲以淫兩求言今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不言多活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陰珍之與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感世事也除吏部尙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親進冀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勳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詰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稿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勳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駁人至死奉祠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糲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壽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

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為勑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贖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為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廷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獲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數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脩堡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

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豈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具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楚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開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恥為深恨王藺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跡大寶獨從之游遽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駁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奪楊愿恩褫秦熈秩誅檜惡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披忠盡直氣亦可尚已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臨軒

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

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國子博士樞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為太常

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

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為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

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絲祕書郎遷著作郎上論詞臣祕

閣儲英俊為異時公卿用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

諫爭朝政有關所當盡言上亦以為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

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

奉行荒政不力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

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尙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

不過闔閭帳戶口多寡地里遠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各正而職舉事分

而察精又奏藝祖儉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

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為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搆

撫細故他慮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肄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

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

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朕

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入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

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

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夏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

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幸執臺諫之門若幸執臺諫不為人覓

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入露章以薦亦何不

可潭州奏置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者具議洽曰置盜異他盜以其

故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圍檻一弛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

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

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為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

于陛下屢乞歸田尋昇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

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

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

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聲語驚人多

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

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

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上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請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

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

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

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

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

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兩名

宋

史

卷三百八十七

列傳

二二一五二

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兩鼎曰不然乃狀元兩也召為祕書省正字時秦榷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諱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褻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榷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榷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檄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獲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沿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榷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榷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室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濯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

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湮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遁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為曄應辰以為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沉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概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己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陸輝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襄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與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玠時駐蜀口武

與精兵爲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閩絲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糶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糶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糶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絲劍和糶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琪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杓、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糶。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糶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糶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糶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

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嶠嶠十有七年，槍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拭、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劄制于酒，懲室剛制，皆克勝義，不可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壻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逢，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奏槍死，上親政策士，論考官曰：封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實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魏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無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爲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曷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槍死，百槍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

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諒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戡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遣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亟請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師金陵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直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之入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侔諷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如柝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與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忘言蔽賢欺君訕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

還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為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譏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訛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宥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兩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眾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願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劉奉錢柝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概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揚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遠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諡曰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

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選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放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發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迨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薨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速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垕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養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撥宮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數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拘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冊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積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

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尙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襲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而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閩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杲良翰言仲賢輕價無恥杲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豐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謬良翰勸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即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杲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使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因辱而歸思退尙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撤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

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樞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閔門王抃矯詔遣妾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入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糧兵部架閣文字。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氣所生，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為首，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

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為然。俊卿輩復留。金遣使致燭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情，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國事。申救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等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燭書至，聞金將威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姦，奏固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謂。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辛酉，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淳公室。子第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幣徧幾，旬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概耳。上作色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其賞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遼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遼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奏論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脈絡。書數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始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始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吳芾傳致仕後十年卒。○臣其睿按此云致仕十年。又云晚間十有四年。一傳之中。前後互異。一本此句無十年二字。疑是。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彥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  
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  
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依擾  
潰卒相挺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  
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  
通判平江府召為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  
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闕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  
部侍郎充實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  
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  
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  
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譴諱為減三年以悅眾執羔  
言祖宗法不可亂絲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  
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漆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  
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一兵不可得  
也豪釁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  
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  
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  
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  
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  
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  
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

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  
數十倍於此罷廢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與豫凶災  
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可乎舊  
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  
稅況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  
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啟宮按行使  
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  
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  
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  
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  
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租帳都門外搢紳榮  
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為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  
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  
釋卷尤通干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  
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  
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  
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  
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為  
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  
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准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  
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為起  
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  
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  
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  
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

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家

陳夏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聞歲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諱隆興元年出為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明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當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夏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嘗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招蕃買賣貨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威範願嚴戒敕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夏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獲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夏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食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革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襄城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遣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

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費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終遠奏入許肯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熈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議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諱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諫來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相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長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據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驟從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賞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疆禦豈易得邪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欲還其所沒贖。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溼惡，隱剋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覓，戶部欲就支糴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

有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待，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其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尙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論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特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教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尙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很之資，挾奸諛之志，實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關帥命浩以祕閣修撰，龍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爲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

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陳彙，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彙，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辛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彙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彙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彙，詔彙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彙力辭，上謂近臣曰：陳彙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彙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擊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彙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爲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爲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驕諂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彙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

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彙即日就道次壽春則賴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與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彙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彬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彙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彙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彙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刻中備寫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與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給省餉饋東方與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贖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會觀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繼回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觀不屏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禮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

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覺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諡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羣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巨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眾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秘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與載舞千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儉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為宣和參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讖已劾文若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

以著令。餘千書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三十一年。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忮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恐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爲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駕還。選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俾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鑿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盡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實之。理豪強斂迹。於是。以餘暇力學。燾取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

故。尤悉力研覈。做司馬光實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溪。爲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禦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嚴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禮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草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寶鏡院檢討官。子屋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倚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屋塾習焉。至是吏部尙書汪應辰薦。屋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又奏。馮賈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斂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司敘州羈縻馬。

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鎮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甌。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燾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譏。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曰。食地震皆陰感。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修撰。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謙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粲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特舉行。屋既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子。塾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屋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屋罷。燾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遭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議復置者。燾為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詔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

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租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照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過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兩。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官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

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證文簡累贈太師温國公子屋至  
塾壁墓屋著作郎至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墓皆執政別有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爲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  
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覺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燬陳彙  
以呈身爲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宗之世李燾  
恥讀王氏書授拾禮文殘缺之餘繁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授拾或  
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周執羔傳劉義叟○南本作劉義叟

陳良祐傳遷右諫議大夫○臣謹按齊東野語張說奏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

客畢集獨良祐不至說不平奏臣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不至是違聖意  
也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閣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與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子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秘書少監陳騭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纒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論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惟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廉給賸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與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官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官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既附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方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者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詔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袤奏

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闓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論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戎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為常調橫行十三階為要官遙郡五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表特立以為議己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夫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特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己任賢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承壽選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動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為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

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表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官謁家廟官吏推贊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輪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表特立召尤為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志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表在披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各一立賢入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使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戒赦之表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為知言嘗取孫綽遠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斐槩孫煢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為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運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錢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蘇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業材以

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師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謬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浸。饑民萬餘求廩。官吏固措。謬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謬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謬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諱尙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傅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謬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論。謬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謬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尙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謬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良齋。人稱良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謬姓名。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關陂洫。綿四十里。歲大浸。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過。種糧。船粟畢。湊市糶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郡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聽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壓榻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擲帑緡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秘閣。農

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爲己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失勸農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昂交一談。李鄴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瑯琊爲法。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培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十年。絲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俾廉恥與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草率以治己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勵。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久。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資。雖南帑封楮。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獎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表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尙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獨船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諡曰定齋。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拱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夬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薄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險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鐵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撤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裡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樞工部郎官累遷吏部郎官兩淮早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

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竭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獲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權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異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棄殯佛寺深竊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極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蒙民偽券還陳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罪軍情相視山水峇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亞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義不出督府而出諸將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

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獲，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數而不過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爲式。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遠宜近故，還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數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閣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感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類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滿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尙方珍劑以遺。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數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爲便。歲旱，發廩勸分。

獨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獠，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數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疑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貧，僱不事生產，於仕進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爲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難揚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祕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感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局其門戶，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

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論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廷以請婚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為祕書省正事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為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尋為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廬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粟為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為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怡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數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宜諭使劾孝祥落

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為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啟沃忠諫各舉迺職為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峻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

王自中

家原揚州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章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蔽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蠹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琴台三州惟琴嘗泣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此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教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絲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

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鎮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蘭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為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蘭既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為彥古報讎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恆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語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蘭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蘭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鄂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原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言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請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請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與元帥臣

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願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之讀願策。謂願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願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願。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租考躬行之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貫察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陣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願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則悍恣。雖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史。著為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廷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許者眾。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受。宗室令憲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責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不變其俗。奈何。以令憲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

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怒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啟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難察。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儆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鑄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恆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左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與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讜數。大經首陳。士風培克。煇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問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實理冤。去苛斂。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侂胄。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

所論韓僕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理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閩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鑄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土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

平之儲備。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數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疎斥儉腐，抑絕佞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地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徵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幾，壽逾八麥。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與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晉川。父仲，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澮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澇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自爲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洸常言

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月賜卿。洸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所賜銀鞍轡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賊敗朝廷，命濛往鞠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熿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倖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引倖至庭，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抵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饒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勸停，宣諭使汪澈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闔，分授諸將，各刻姓名於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周察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綜効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察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